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日本沉没

悠悠悠悠悠悠原著 小松左京
改写 赵卫平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摇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摇日本沉没(日) 小松左京著; 赵卫平改写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98

摇(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摇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

摇C912.45/1501.01/1

摇 I 援日...

摇 II 援①小... ②赵...

摇 III 援科学幻想小说 原日本 原现代

摇 IV 援I247.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100 号 邮编: 100006)

河北保定西城胶印厂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12.5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0000 册

(每套 10 本) 总定价: 10.00 元

前 言

18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以机械化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人类的生活舞台和生存空间得以大大拓展。文学家们纷纷开始对科学未来和美好明天浮想联翩。

英国诗人雪莱第一个以其诗人的梦幻创造了《弗兰肯斯坦》而开科幻小说创作之先河。接着法国作家凡尔纳和英国作家威尔斯将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前者以其现实主义手法，在现实科学的基础上展开合乎逻辑的想象；后者则以其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种种忧虑。

伴随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 19世纪后期，大量科幻小说所描述的“梦幻”已变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已非天方夜谭；“空中楼阁”并非海市蜃楼；即使“对牛弹琴”也非知音难觅。

但是，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在不断拓展的同时，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人类生存危机四伏——人类在创造文明和享受文明的同时，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文明威胁。科幻小说更多地表现了这种忧患意识。在 20年代前后，科幻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到 30年代达到鼎盛——涌现了像克拉克、阿西莫夫

等一大批文采飞扬的极负盛名的科幻作家。作品写作技巧高超娴熟，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创作内容丰富多彩——使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达到了近乎完美无缺的境界！

当科学水平发展到相当高度，很难有新的重大突破。进入 20 世纪年代以后，科幻文学的创作也相对平淡下来。但仍不乏得力之作。如美国克赖顿的《侏罗纪公园》就曾轰动一时。科幻小说仍以其惊人的预见性、非凡的启示性和丰富的文学性而具有众多的读者和强大的生命力！

它将极大地启迪青少年儿童的思维智慧，培养其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科幻丛书》。以中小读者为主，兼顾不同的欣赏层次。作品涵盖了中外各国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作者的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几乎都是名家名篇。选取在科幻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 100 位代表人物的近 1000 篇代表作品，改编独立成 100 册。对于其他名家名篇，因篇幅所限，只能改编成小故事与中短篇小说一起按主题分类成 100 册。全套共 100 册。

由于时间仓促，许多作者（译者）没能取得联系，恳请见谅；因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8 年 苑月

摇摇录目摇摇

- 第一章摇摇日本海沟 (员)
- 第二章摇摇东摇摇京 (苑)
- 第三章摇摇政摇摇府 (圆)
- 第四章摇摇日本列岛 (猿)
- 第五章摇摇即将沉没的国家 (源)
- 第六章摇摇日本沉没 (员)
- 尾摇摇声摇摇龙之死 (缘)

日摇本摇沉摇没

第一章摇日本海沟

东京站八重洲入口是一片人山人海。

气象厅的天气预报说今年夏天气温较低，但谁知梅雨季节前后，天气突然闷热不堪，这异常的天气变化使许多人中暑，甚至死亡。缺水问题，甚于往年。

小野寺俊夫来到火车站，此时离火车进站还有几分钟。他揩了一把汗水，来到茶馆，这里闷热如蒸笼，且拥挤不堪。小野寺拨开行人，走到装在墙上的冷水器前。

他踩了一下踏板，水哗哗地喷了出来。他正准备低头喝水，忽然发现墙壁上有一条裂缝，弯弯曲曲地直裂到了天花板。小野寺吃惊地盯着这裂缝，许久不动。

此时后面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已经等得不耐烦，“你喝完了没有？”

“啊，对不起。你请吧。”小野寺胡乱地喝了口水，准备离开。

突然那男子挡住了小野寺，喊道：“哎呀，老弟，是你呀。”

小野寺吃了一惊，一看面前的人，转而喜道：“好家伙，原来是你老兄。”

这男子原来是乡六郎，昨天他们还在一块喝酒。乡六郎问道：“你打算去哪儿？”

“坐下趟车去烧津。你呢？”

“我去滨松，也是下趟车。老弟还在搞这个吗？”乡六郎做了个急俯冲的手势。

“是啊。咱们走吧，火车就要进站了。”

乡六郎说：“你刚才磨磨蹭蹭的，一点不象着急的样子。”

小野寺拍拍墙壁，“你看看这个，你是本行。”

乡六郎不屑地看了一眼，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因为地震吗？”

“不是。”乡六郎皱皱眉，“走吧。”

坐进装有冷气的餐车里，小野寺边喝啤酒，边问乡六郎：“去滨松，是为了工作吗？”

“还不是那项工程。”乡六郎愁眉不展地说，“接二连三地出事，基建不得进展。”

“是流线型超特快吧，出什么事了？”

“施工过程中总出差错，那段工程得全部重新测量。唉，现在也不便多说什么，免得让报社听到。”

小野寺便不再追问。

乡六郎突然说：“你可真让人羡慕的，在这种大热天去下海，真舒服啊。”

小野寺苦笑了一下：“这次不过是去修理一下‘海神号’深水潜艇。在鸟岛东南，有个岛子不见了。”

“是不是火山喷发？”

“不是，是无缘无故地沉下去的。”

大型拖网渔船“北斗号”载着“海神号”快速驶向现场，同时，“海神号”的修理工作正顺利进行。

这时有一架飞机飞来，船上的报务员说：

“这是粤报社的直升机，要求搭一个人。”

飞机在头顶上盘旋，船长只好命令停船，从飞机软梯上下来一位年轻记者。

船长为难地说：“你这是强加于人嘛。”

记者大大咧咧地说：“要是求你，你准不答应。听说死了人，‘海神号’是去收尸吗？”

船长说：“不知道，我们只管把它运到现场。”

记者又转向小野寺和结城：“你们二位一定知道情况，岛子为什么下沉？”

小野寺和结城耸耸肩，表示不知道。

傍晚 7 时，到达汇合地点，“海神号”被吊到“北斗号”后甲板。小野寺从后甲板走向船舱时，正遇到幸长副教授过来喊他：“小野寺君，你过来参加会议。”

小野寺走进士官舱，在座有十名左右的学者和调查员。

田所博士高声问道：“加拿加渔民现在怎样了？”

一位象是大学教授的老人答道：“已派人去接，明天送他们回家。”

小野寺忽然想到，原来建议用“海神号”的海洋学权威就是这位老人。

“现在看来，无非是调查沉在太平洋中的区区小岛，是不是有些兴师动众了？”田所博士说。

“据调查员汇报，该岛长期未被引起注意，四五年前才具一点岛子的形状。”幸长副教授说，“可是它的下沉在火山岛中是罕见的，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未命名的岛子只是因为美国政府于一年前提出利用，首相府才想起它来的。”

另一位调查员补充道：“调查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发现把它辟为避风港和观测站的条件是很优越的。”

田所博士问：“开始施工了吗？”

“计划已通过，明年就可以施工。”

这时，走进来一个酷似渔民的男子，缘岁上下，他身后跟着三个皮肤黝黑、神态局促的人。这就是搭救渔民的山本和岛子下沉时呆在岛上的渔民。

田所博士殷勤地递给他们香烟，让他们坐到椅子上：“请你们谈一下情况吧。”

名叫山本的开口说：“那天，我们打鱼，听天气预报说有热带低气压，如果受到它的袭击，那可就糟了，舵会失灵的。所以过晌午后决定找个岛子躲一躲，驾驶员建议到鸟岛东北的那个‘无名岛’，因为鸟岛并不安全。最后在距这岛苑米的海面抛了锚。大家休息了。”

“抛锚地点的水深是多少？”幸长问。

“大概是 缘米。”山本接着说：“天亮前约猿点钟船首象被东西拖向海底，值班的说没事儿，可是源点以后，我们被值班员弄醒，发现岛子已无影无踪。渔船在海面上孤零零地漂荡着。这时值班员发现有人在游水，我们去搭救，就是他们三个。”

“是这样……”田所博士喘了一大口气，“那天晚上，他们就在岛子上吧？”

“好象是。刚开始他们都害怕得直打哆嗦，后来才慢慢弄清楚，他们的渔船叫暴风给刮破了，他们前天中午就划进‘无名岛’海湾，睡在岛子的高处。正睡着觉，卷起了漩涡，那么大的岛子就不见了，独木舟也失去方向，他们一直游泳，直到天亮。”

幸长副教授问：“当时量水深了吗？”

“量了，是~~五~~四米。事后我们才知道从抛锚地点往北漂了~~四~~五米。”山本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皱巴巴的香烟，叼在嘴上，接着叙述。

“船长说他也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大家开始谨慎起来，不一会儿驾驶员喊海水逐渐变浅，水深才~~五~~四米。船长嘀咕道，‘哪有什么岛子？’驾驶员道，‘船长，我们正从岛上通过哪。’‘当心点！’‘没事儿，现在已驶过岛子，有的地方深，可能是火山口，可有的地方只有~~五~~四米。’……”

士官舱里鸦雀无声，大家都被山本的描绘震动了。

“当时的探测记录呢？”幸长问。

“已交给这条船了。当时已天亮，我们确定了船的位置，并弄清水下正是‘无名岛’的顶端，经请示国内，回电指示把几个加拿加人和目击者留在鸟岛，其余的返航。我稍懂些他们的语言，就留下了。”

海洋学权威说：“在无名岛下沉前后，鸟岛也下沉了约一米，所以鸟岛那些人有点神经过敏，要求调查，我们便急忙忙地赶来了。”

田所博士转向三个加拿加人，同时问山本：“你能很好地翻译吗？我想问问他们。”

山本只好硬着头皮翻译起来，他蹩脚的翻译，还不如三

个人的生动表情和模仿动作更容易让人弄清岛子下沉的情况。

据三人介绍，他们下午到达岛上，傍晚时把独木舟和船帆修好。岛上长有植物，还有淡水泉，是个不错的地方。他们便找了一个洞窟去睡觉，正在睡梦中，年纪最大的被惊醒，近处涛声响动，已有水侵入洞中，他慌忙叫醒另外两人，这时独木舟已经不见了，而岛子悄悄地沉下去了。

“有震动和轰鸣吗？”

“也许有的，可是太害怕了，没感觉到。”

“下沉速度呢？”田所接着问。

一个年轻男子做了手势，人们发现速度是相当快的。那时，三个人慌忙逃向岛顶，但岛子已基本沉到海中，顶端变成水面的点点礁石，逐渐地，水已齐腰，脚下的岩石被冲走，后来岛子全部消失了。三个人几次都差点被冲走，当时天气很黑，阴暗的天空笼罩着一切。他们只有拼命抓着一块碎木片，好容易等到东方泛白，远方来了船，他们才被搭救。

讲完后，老人抽了口烟，显示出海上长者在长谈奇遇后的威严。

田所博士说：“过去我们也收到过岛子下沉事情的报告，也是查不明原因。但如此大的岛子这么快地下沉，还是头一次啊。”

那位海洋学权威沉静地说：“我们在你们到达之前已做了声波探测。”

“怎么样？发现岛子了吗？”

“我们已确认岛子的位置，现在它的顶端已下沉于水下

怨四米。也就是说，在短短两天半时间内，岛子顶端海拔下沉了员四米，不知田所君有什么看法？……”

第二章摇东摇摇京

小野寺在调度部主任办公室，向吉村主任递交了报告，刚要转身离开，吉村喊住了他：

“小野寺君，你要回去吗？”

“有什么事吗？……”小野寺支吾道：“我要歇补假呢。”

“咱们去银座喝杯啤酒好吗？”

“喝完啤酒还是热啊。”小野寺嘟哝着，“还不如喝冷咖啡呢。”

“那咱们就到银座的‘密尔特酒吧间’去喝咖啡，那儿的姑娘可有味道呢。”吉村主任兴致勃勃。

小野寺有些不情愿，但还是答应了。他们走出办公室。在电梯里，遇到一群高谈阔论的职员，在谈论由于地震地皮跌价的问题，似乎要乘机捞一把。小野寺意兴阑珊，他想起乡六郎，不知道工程进展情况如何？还有，不知道东京一名古屋高速公路上倒塌的桥梁修复了没有？但他现在没有心思理会这些事情，由于连日来在日本海沟沟底的紧张工作，他感到十分地疲惫，特别渴望美美地睡上一大觉。

在街上，两人刚要上出租车，小野寺忽然觉得脚下有一阵轻微的震动，他有些紧张地问：“是地震吧？”

主任不以为为然地说：“你来东京几年了？还把这当回事？”

小野寺想，也许是自己看见那个的原因，才变得神经过

敏起来。

下车后，小野寺跟在主任后面来到银座的“密尔特酒吧间”，这里柔软的地毯，金碧辉煌的柱子，彩光辉映的舞榭歌台，加之轻柔的曲子，构成了别一样的情调。

一位穿超短衣的苗条女郎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喔唷，好早啊。”

主任说：“天气太热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嗨，我就没去。小诸一带不是老地震吗？多吓人哪！”

吉村主任和小野寺要了酒，吉村为二人做了介绍。

这位姑娘名叫百合，当她得知小野寺是驾驶深海潜艇时，央求他教她游泳。主任不耐烦地问百合：“真子在哪儿？把她喊过来。”

百合答应着，临走还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小野：“将来有空一定教我游泳噢。”

小野寺已有些神思恍惚，不知道室内何时一下子出现那么多的美丽女侍。同时，小野寺感到百无聊赖，这些女子，包括刚才那位百合，她们都是天生丽质，姿容俏媚，但内心里充满的却是贪婪、嫉妒、空虚甚至颓唐。是她们自甘堕落呢，还是被那些政治家、文人或是公务人员弄得心力交瘁？

想到这些，小野寺喝了一杯酒以压制自己的情绪。他问吉村主任：

“不知道您找我有何事？是为了工作吗？”

吉村摇摇头：“不是。我想问问老弟，想不想结婚？”

小野寺未置可否。

“那么，你有情人或未婚妻吗？或是家人提亲的？”

“没有啊。”

“是这样的。”吉村主任说：“公司这次扩充资源开发部，你可能负责相当重要的工作，我推荐你搞地勤。这样的话，你应当早点结婚。”

小野寺没有吱声，他忽然觉得自己有些醉了，心情也陡然坏了许多。

“如果想见面的话，就今天晚上吧。”主任轻松地说道。

“这合适吗？”小野寺惊奇地问，“这种打扮行吗？”

“没关系，这女子相当标致，我觉得她和你挺合适。”

小野寺感到主任的口气里似乎有威胁的意味。他知道主任想乘扩充资金之机大干一场，也许想把自己拉拢成什么心腹亲信。小野寺对那些争权夺利的事情毫无兴致，但也许由于逆反心理，小野寺想不妨试试，按主任的话去做，于是他问：“不知是哪家的小姐？”

“名家大小姐哩。父亲是大学毕业，这女孩曾在外国留学，家里相当有钱，你不会反感吧？”他仰头大笑。

这时走来一个娇小玲珑的女招待。

“真子！”吉村高兴地喊：“你是不是打牌打输啦？”

“谁让你不陪我呢。”真子走到小野寺跟前：“你好，我是真子。”

吉村赶紧介绍了小野寺，真子惊奇地睁大眼睛：“早听吉村先生说起你，见到你真高兴。”

小野寺微微一笑。

吉村主任说：“你们先在这儿喝着，我去去就来。”他起身离开了座位。

真子忽然腼腆起来，一句话也不说了。当她觉察到小野寺看她时，才不好意思地一笑：

“你跳舞吗？”

小野寺漠然地看着跳舞的双双对对，没有一丝兴趣。他强打精神和真子搭趣着。

“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工作的？”

“三个月前，我从短期大学退学来到这儿。这儿虽然没什么意思，可是能挣到不少钱。”

小野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些整日整夜在酒吧间消磨时光的女子，她们需要的是什麼？向望的是怎样的将来与人生呢？

“再来一杯怎么样？”真子问。

小野寺内心想以大醉来表示对主任的抗议，所以他对真子点点头。

真子问他：“那潜水艇很大吗？”

“不大，坐上四个人已经很挤了，不过可以潜到一万米以下。”

“天哪！一万米！那地方有鱼吗？”

小野寺笑笑：“有啊，有各种脊椎动物。”

“可是……”真子忽然有些悲伤，眼中含泪；“在那么深、又冷又黑的地方，有什么乐趣啊？”

小野寺惊讶地看着真子姑娘，心想，正象吉村所说的，这位姑娘果然有些与众不同，她象个孩子，这时名叫百合的女侍又走过来问吉村在哪儿，说他刚才还在打电话，她的话还没说完就觉得一阵昏眩，面部表情很可怕。

小野寺忙问：“你怎么啦？”

“没事啦，地震已经过去了。”她指着玻璃杯，“你们看。”果然，杯中的水在泛起几片涟漪。

“我天生对地震很敏感。”百合说，“最近地震太频繁了，真想搬到别处去。”

吉村忽然出现了，他招呼小野寺：“咱们马上走，车已经来了。”

“去哪儿？”

“逗子那边来电话，等着我们过去呢。”

他们便和真子姑娘告别，真子有些依依不舍。坐在车内，小野寺醉意朦胧，他问主任：“是不是要见对方父母？”

“她不同父母一起住，单身住在逗子别墅。”

“哦，是单身。”小野寺恍恍惚惚，进入了梦乡。

醒来后，他发现车正行驶在逗子和叶山之间，向私人公路开去。远远可见一幢别墅，灯火辉煌，音乐悠悠地传来。

车停后，吉村主任走在前面，穿过院中的落地窗，向屋内走去。在走廊里，碰到一位浓妆艳抹的女郎，她端着酒杯，对吉村道：“喔唷，来啦，大家都在恭候大驾呢。”

吉村问：“玲小姐呢？”

“她在，今晚她有些伤感呢。”

走廊尽头是一椭圆型房间，一个长发披肩，面色苍白的孩子，正坐在那儿喝酒。

“来啦。”这女孩淡淡地问。

吉村点点头，“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公司的小野寺君。”

一位穿着夏威夷衬衫的男青年领着小野寺入座。当小野寺被介绍给正在喝酒的姑娘，得知她就是别墅的主人、相亲的对方时，他有些慌乱。

玲子漫不经心地用漠然的口气递给小野寺酒杯，问他喝

不喝酒。小野寺接过去，连忙道谢。

这时穿夏威夷衬衫的青年走过来，和小野寺亲昵地交谈，问小野寺能否驾驶水底游览船。

小野寺答：“还凑合吧。不知道是开式的，还是闭式的？”

“闭式的，就是施瓦茨型的，我们打算搞个地下音乐厅呢。”

“另外，试着搞个水下游艺园，规模不太大。”一个经济学家说。

一个青年设计师也插话说：“你就参加我们小组吧，能给予很大帮助呢。”

“这个别墅就是我们的基地。”穿夏威夷衬衫的青年说。

接着大家就水下游艺园谈了很久。小野寺倒了一杯酒，靠在钢琴上，一直沉默不语的音乐家问小野寺：“那个家伙是你的上司？”

小野寺点点头。

“他可真是个讨厌的家伙。把权欲视作本能，什么事情都和自己的名利地位拉扯在一起，简直俗不可耐。”

这眉清目秀的青年接着说：“他这种人最好去陪上级或者哪家经理去打一场高尔夫球，拍拍马屁。”

小野寺和颜悦色地说：“请你不要这么说话，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或者他的人品如何，但他毕竟是我的上级。”

那青年看了小野寺一会儿，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声对不起，“你的身体看来挺棒，被你揍一顿可吃不消。”

“其实我还没女人有劲哩。”